

黄漠奇闻

稻垣足穗

——幻想曲——

沙漠里埋藏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阿拉伯人语

一个炎热的下午，A君——最近从阿拉伯旅行回来的我这位爱幻想的朋友——身穿蜥蜴色西服，胸前佩戴着一大颗璀璨的红宝石，坐在藤椅上。他朝一只古色香、形状别致的石质烟斗（他是从那边带回来的，十分像出现在阿拉伯帐篷这一舞台上的人物所使用所使用的那种）里塞着好闻的烟末儿，噗地喷出一口淡紫色的烟，开始叙述下面这个故事。

—

火红的太阳从沙漠中升起，又红彤彤地坠落到沙漠中去。风刮出一座小沙山，又把它抚平，呼啸而过。它娓娓道出很多从遥远的世界带来的故事，人们却听不懂。这里只孤单地笼罩着死一般的无语的寂寥。巴勃昆德城就座落在这样一片沙漠中间。此城听说乃是模仿神都萨达斯利昂建的，围绕王宫，由蜘蛛网一般并

然有序的六角形道路所组成；中心耸立着一排矛状尘塔的王宫自不用说，像巴比伦的几何图案一样，为了突出造型美，设计时尽量多使用直线的房屋也好，铺在道路上的石板也好，还有那环绕着这座大都市的高耸的城墙也好，都是用耀眼的纯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摆有装饰着几尊神像的大水盆。不停地往上喷着的水，在半空中划出小小的彩虹。周围是红艳艳的夹竹桃花，色彩鲜艳地盛开着。下边簇拥着头上常年缠着青布的市民，从遥远的各国结队而来的客商，用梦幻般的眼神东张西望，手牵高高地擦着商品的骆驼，从当中穿过。身穿薄衫的妇女，肩上扛了瓮，唱着歌从摆满毛皮、丝绸、宝石饰物、刺绣和香料的店铺前走过。在一低头就几乎能照见脸的光滑的石板地上，贵族乘坐的马车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沉入沙漠尽头的落日把整条街渲染得火红火红的，紫色的夜幕静静地降下来，家家户户的窗口弥漫着像花儿一般馥郁的灯影。灯光投射着夹竹桃，映照在水盆上，使这里又增添了一层情趣。人们聚集在左近，打扑克牌啦，喝着浓厚的巴希酒啦，热热闹闹地奏起六弦琴啦，有说有笑地玩耍到午夜……

沙漠那红色云翼和黑黝黝的龙卷沙似乎只绕开这里。人们既不用害怕遭到狮子的袭击，也不用担心会受到未开化民族的威胁。这座大理石城是不折不扣的乐园。所以，也难怪从远方踏着沙前来的旅人从丘陵上俯视到就像传闻中那般美丽的巴勃昆德，会惊讶地睁大眼睛，以为自己身临仙境。然后，当他钻过城门，认清这是座实实的城市，并不是梦幻时，就皱起眉头，茫然纳闷半晌：靠人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的布局呢？他这么怀疑，令人觉得有道理。相同的，让骆驼在城门休息的商队中的一名，也趁着不见卫兵踪影的当儿小声儿说：“众神为啥准许凡人之王享受这般荣华呢？据说国王非常慈悲英明，就是不肯祭祀那颗最可怕的

星星。可是，星星为啥又不惩罚国王呢？”他这么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拘怎样赞颂抑或疑讶，白色的巴勃昆德依旧宛若神都一样超然地灼灼生辉。市面日渐繁华，王威蒸蒸日上，都城中央，塔，望楼和拱顶栉比鳞次，较之周围的街道还要灿烂白净。上端，一面藏青地上印着一牙灿烂的金色新月的旗帜，迎着沙漠的风哗啦啦地飘舞。着红衣、缠蓝头巾的行商坐在骆驼背上，经过一程又一程漫长的沙漠之旅，由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聚拢到这座宏伟善美的“憧憬之都。”

二

但说住在这座壮丽无比、汇大自然所蕴蓄之美于一身、且添加人类头脑中的所有智慧与才能建成的京都王宫中的这位国王，确实关怀市民，为京城着想；并且文武双全，可是正如人们在城外所议论的那样，他死活不肯祭祀星星——诸王所无比敬畏、为了奉迎它而尽守职责的那颗星星——与其这么说，毋宁说就国王而言，它似乎根本不存在似的。

若干年前，这位国王还不过是个小小的未开化民族的酋长。他从北方带领一支由三千名骑士构成的精英部队，袭击了当时还被竹林所环绕的小京都巴勃昆德，一举攻陷王城，闯进广场。王座一旁立着一尊绿色神像，按规矩，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必然会在神像前下跪，回禀这次注定要用旁的神取而代之的缘由，并郑重地加以安置。而他却仿佛孩子踢球一般把神像从台座上捅下去，让它摔成三瓣儿。这还不够，他又恶狠狠地外加嘲讽辱骂，讥笑那尊独目神，并怜悯那位城主竟愚蠢到虔诚地膜拜这么个东西，说：“正因为总摆弄这么滑稽的玩具，才会消亡在我这样人的手里！”然而这时，侍从卡诺斯对国王这般过分的行径着实看

不过去，就跑过来劝阻道：

“陛下，这可使不得！”

“为什么？”

国王怒目而视侍从。

“就算是土块儿塑的，这终归是值得敬重的伊鲁列鲁的像啊！”

卡诺斯大声不断说下去，国王却进而毫不留情地把破片踹下石阶，任凭它撞碎在柱脚下！

此刻，一帮蛮悍之徒闯了进来，铠甲和盾牌唏里哗啦乱响，跟挥舞宝剑的国王一齐戳翻华盖，掀倒椅子，愈益肆虐不已。

……

这事是差不多过了七天之后发生的。跟着新都之占领，国王忙碌了一阵。大致就绪后，他站在大厅里，一面眺望那兰花绚烂盛开、美不胜收的里院，一面悠闲自在地与参谋武官斯拉戈兰德聊天。一直侍机等候的侍从，赶着两个人的谈话间歇，提醒国王留意一下对巴勃昆德进行掠夺的那个夜晚所做了的那桩令人心忡忡的暴行。

国王朝侍从转过身去，兴致勃勃地反问道。

“伊鲁列鲁到底怎么啦？”

“问题不在于它怎么啦。陛下！”卡诺斯说罢屏住气息，过后像是劝说国王一般谆谆告诫道，“陛下啊，陛下以前是位小君主，所以无关紧要。可是如今已经占领了巴勃昆德，君临本土。万万不可怠慢了星星。毋庸置疑，正因为众神眷顾陛下，俾能这般轻而易举地攻下这座城池。自然，这靠的明明是陛下无与伦比的策略与勇敢的骑兵队的功籍，但除此而外诸神的庇护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难道不是由于星星特地遴选了陛下吗，要不又是什么呢？伊鲁列鲁就算并非我等所信奉之神明，可是我等也有必要给

以适当的礼遇。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国王都照例设新祭坛，与自己的星星一道祭祀。”

卡诺斯还想继续说下去，国王却和斯拉戈兰德面面相觑，笑起来了。

“塞姆的部下中还有这样的傻瓜吗！说什么借助星星的力量夺取了城市？卡诺斯，不许胡诌！朕之所以能攻陷城池，就是因为排除迷信，下功夫钻研战术的缘故。反之，倘若相信了你所说的星星这么个破烂，而在招摇撞骗的祭司身上滥用国帑，那才将是失去城池的祸根呢，对不对？卡诺斯！以前你可没说过这种话。你就照原先那样的朕身边，在筑城和市政方面多出良策就成了。已到这般地步，还谈什么星星的事。……到底怎么啦？你是群臣当中最年长的。难道是这个缘故呢？要么就是因为朕过于神速地把此城夺下，以至于你的脑袋出了毛病不成？喏，瞧瞧排列在这里的人们。大家都多么年轻啊！梭标和盾闪闪生辉，比太空中的星辰还耀眼！我等不必杞忧！只不过一切都曾按计划进展就是了，大家在那间地下室里商榷最后作战方针时，你不是曾砰地拍了一下石桌，目光炯炯地说：‘陛下，这么一来，半夜里就能攻陷巴勃昆德啦！’现在，大功告成。那里是什么奇迹！无论是谁，要是事情办得过于称心如意，就会这么想。可是，这是容易受骗的人类给自己的心施的催眠术而已。神也罢，星星也罢，全都是骗术！莫非是星星使我等占领了巴勃昆德吗？对，星星就在座。这儿也有，那儿也有，这不也是其中的一颗吗？”

这次国王反过把卡诺斯教训了一顿，指尖对准大厅里的部下那一张张的面孔，最终竟戳到卡诺斯的鼻子尖儿上，大笑起来。

“陛下鉴察！”侍从仍旧一本正经地苦苦哀求，“陛下英明，该会发觉臣等即便是杞忧，有时也包含一定真理。诚然，至于星星，过去臣从未提过只字。然而，臣并非对星星一无所知。伊萨

拉乃一小城，那可比是陛下修业的时代。当时——不，今后我等对筑城、战术和政治研究也仍将不懈怠。可是陛下！星星毕竟将这座兰花盛开的美丽的巴勃昆德城赐予了陛下。假若陛下往后置星于不顾，诸神恐不会给予宽恕。为了陛下并为了这座新城永远繁荣鼎盛，臣大胆进言：智能无尚的星星，左右着万国之兴亡。任何国家都把祭星当作头等大事。万一因为无比英明的陛下，忽略了这桩最平凡之举而掉失好不容易到手的绮丽的巴勃昆德，那样的愚行岂不叫人遗憾。不论是康族还是狮群，在陛下的军队面前均皆就范；如此复杂的外交，陛下的大臣也能应付自如。然而陛下！只有天上的星星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大国由于星星的缘故而致消灭的前车之鉴，不是比比皆是吗？”

汗水像瀑布一样沿着卡诺斯的额头淌下来。

“什么？由于星星的原因而亡国的前车之鉴？”

国王笑呵呵地点着头，好像忽然有所憬悟似的，皱起眉反问了一句。

“就象陛下所说的那样。——卡尔达特曾是个无与伦比的强国。国王宛若神明，倍受人们尊崇，京都繁荣，一如神国。但是正由于没有祭祀星星，非旦如此，还杀掉了星辰的祭司长，因而触怒了众神。那座大城市一夜之间就陷到地底下去了。”

“不，这并不能说是神造成的。据学者说，有的是因为地底下空了，引起塌方。据说空荡荡的哈罗旷野上。三天之内就出现了一座喷火山。”

“那么，漂亮的蛇纹岩砌成的首都塞克呢？听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被惊涛骇浪冲走了，而今荡然无存。除却星星，谁这么神通广大呢？”

“不，就连这个，”国王安祥的口气说，“也许也是由于海底塌方引起的呢。并不限于京城，就连棵树也没有的杨河下游的

荒地，不也变成海了吗？这绝对是自然发生的事，没什么可奇怪的。”

“可是陛下！听说那时不知打哪儿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这不就是随心所欲地摆布地上荣枯的星星，在嘲笑人类那到头来只是一场空的努力吗！”

卡诺斯的声音发抖了。

“朕从未听说，所以不明真相。然而，恐怕是把土崩或流涛的声音误听成那般了吧？这类事是普通的。学者也这么说。那些星辰的祭司和巫女四处散布虚无缥缈的事，蛊惑人心：什么天空裂成两瓣儿啦，什么平空竖起了一根深蓝色的火柱啦。朕偏更相信学者。只要他们口中说的事情，都能让你真实地看到。告诉人们如何制造那多么锐利的剑尖也刺不透的盾，教给大家如何砌起那无论怎样也攀登不上去的城墙。——不错，卡尔达特和塞克兴许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因为星星的缘故而灭亡的。可是对朕来说，把这解释为是因为大自然所为则更合情理一些。见仁见智嘛。说起来，朕收藏着一颗祖传的宝石，传说能放出七彩缤纷的光，但是朕却从没见过这样的光。那想必是北方蛮族的信念，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太阳和月亮只从东边升起来一事更不可思议的了。其他的都是人们随便创造的。七色的钻石也罢，任何剑都刺不穿的铠甲也罢，都能凭着我们的努力创造出来。就连阿门泰普大王那座一年四季春光明媚的乐园也修筑得成。可是，我们不可忘记非常事态。你提醒朕的其实就是这一点吧。对，朕不想受这种迷信和荒唐的礼仪的干扰，而只想创建真正的文化。哪有闲暇去杀无辜的孩子和牲口用来祭献什么星星，朕更希望致力于把巴勃昆德建成一座学术、工艺兼备的美丽的京城！”

国王和卡诺斯的对话最终进展到这方面了，周围的人们也逐渐聚过来，各个怀着兴致勃勃的神情来回打量这两个人的脸。也

有人对待从的罗嗦感到忧心，但是国王脸上却仍旧泛着满意的笑容。谈话停顿了片刻，大家屏住了气。可是，卡诺斯又说起车轱辘话来了。

“陛下！然而陛下所说的每一件事，全都是由星星支配的。”

“不错！”国王点了点头，“不过，朕只有看见了才能相信。你有神或星星果真存在的真凭实据吗？”

“的确有的！”

卡诺斯深深颌首。

“什么？有吗？”

国王目光炯炯。大家愈发凑近了。

“不久前！”卡诺斯了口气，“不久前，小人在伊萨拉城从南方来的星辰的祭司嘴里听到这么个事情。”卡诺斯咽了口唾沫，继续说下去，“泽利康王在城门前把自己的王冠奉献给了星星。于是，星星予以赞许。祭司说，那里，卫兵们警备森严，连只小狗都不见踪影，可是不知什么时候那顶镶嵌着宝石的黄金王冠就仿佛一缕烟似的消失了。”

“莫非说是星星给取走了吗？”

“是的。谁能把这样不可思议的事解释为人力做出来的呢？”

“胡说八道！”国王环顾众臣，笑了起来，“是哪个孩子或是什么人给拿走的吧？”

“哪的话，陛下！”卡诺斯用夸张的行动予以否定，“任何人也骗不过星辰祭司的眼睛。”

国王冷冷地说：

“是吗？其它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从摩比沙漠来的阿拉伯人谈及过神都的事。”

“神都？”

国王反问道。

“是的。这片沙漠的北边的尽头，耸立着未知有多么高的峭壁，如同屏风一般连成一片。”

国王用挖苦的口气插进了一句：

“你瞧见了么？”

“没有，小人未曾瞧见。然而据目击者说，如果仰望那高高耸立在蓝天中的红岩顶巅，就不由得眼花了。并且，还没有人爬到上面去过。”

“嗯，你是指顶巅上有着银色沙漠的那堵波尔塔尼兹墙吧？”

国王接过话茬儿来，这次并且略微点了点头。

“是的。那个人攀登波尔塔尼兹墙去拿白石。他见好就收，准备回去却心血来潮，想瞧瞧顶巅，就接着攀登陡立的峭壁，并隔着挨近顶巅的一道岩石缝隙偷偷地朝那边望去。陛下！听说确实有一片一望无际的银色沙原在那儿蔓延着，在阳光下辉耀着。当中间儿是奇妙绮丽的大理石市街，装饰成蛛网状的拱顶和尖塔，灿烂夺目熠熠生辉……”

“那么……”国王似乎等着听下文似的探过身来，问道，“但又如何能知道那就是神都呢？”

“据说，当那洁白的光辉映入他的眼帘时，一股不同寻常的崇高敬畏之感穿过全身。他补充说，市中心有一面细长的三角旗，蓝地上浮现着月牙儿。即便没有风，却刷刷地飘扬着。陛下！星辰的祭司闻听此言，就去查阅那部由身穿紫袍、手持铁笔的人写下《多多诺书》，曾经那是无比高崇的神明之一、庇佑世上的一切美好与荣华的辛神的旗幡：白色大理石的京城，无疑就是当今六千年前马那·尤德苏·沙依入睡时，由围拢在贝加纳的众神所建的萨达斯利昂都。的确，那个阿拉伯人隔着岩石缝隙出神地眺望市街那难以言传的美。初看到那面蓝旗，就情不自禁地像朝拜一样把额头贴在岩石上了。”

“唔，月牙儿形的旗子和大理石京城……”国王好像在喃喃地自言自语，过后，又带着几分热忱反问道，“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到那儿去呢？”

“那是令人惶恐的事，”因为国王为之动容，卡诺斯受到鼓舞就说，“凡人是不许靠近神都的。听说他刚掉转脚后跟，就像坠落下去似的，早就来到峭壁脚下了。”

“是否看到了什么幻景呢？”

国王再次考虑了一下，质问道。

“并非如此，陛下！以沙漠为家的阿拉伯人，如何能被幻景所蒙骗呢？何况他又是个虔诚的人。听他说话的时候，小人根据他那发颤的嗓音和炯炯的目光就确定了这一点。而且，陛下！他就和一般阿位伯人一样，没有任何信仰。”

“好的，清楚啦！”国王改变了态度，打断了他的话，“那么，现在那个人在哪儿？”

“小人是一个来月以前在伊萨拉的城门外听说的，”卡诺斯略一沉吟，突然想起来说，“对啦，他说月内要到巴勃昆德去。说不定今晚他正在凉爽的竹丛背阴儿搭起了帐篷呢。此人满脸胡子拉碴的，身着件粗纹红袍。身材高大，三十来岁。名字也许叫乌古诺。他的帐篷上有着巴希叶图案。只消派上两三个卫兵去找，差不多很快就能找到的。”

这事倒颇使国王关注，卡诺斯就鼓起勇气接着说下去。然而看来国王只是交抱着胳膊在沉思细想。难道作为唯物主义者国王，听了这些话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疑惑吗？不是这样的。这时，国王内心深处萌发了一种更鲁莽的企图；去造星星的反。不久，塞姆王开口了，他对卡诺斯以及并排坐着的大臣将军们表示了以下的决心。

“朕也要修建这样一座大理石京城！”

这是第一句话。

并且，把那面所谓辛神的新月旗定为巴勃昆德的国旗！”

听了这话，在座的人们相互面面相觑。他们人人都是无比精悍的北方流星王的部下，从来将生死大事看作儿戏，可是，又统统保持着本民族的习惯。而今从国王的嘴里表露出要凭着人力筑造一座神都的企图，还要把神旗当作本国国旗，这岂不是极度非分的亵渎之举吗？人们无言以对，国王而若无其事地说：

“朕最看重的是白色大理石这一点。把街区装饰成蛛网状，又是多么独具匠心。朕召唤那个阿拉伯人，叫他立刻动工。占领了美丽的卡西利那沙漠中的绿洲，但不从事这样的工程，可就错啦。是不是？斯拉戈兰德！在太阳从沙漠中升起或沉落时，那燃烧般的红彤彤的朱盆和被金色的箭射穿了云彩，还有那辉映着拂晓和黄昏时分难以名状的天空的色彩交织出库列娥公主的霓裳般红紫黄蓝色调绮丽的大理石市街，还有那座在白昼的蔚蓝天空陪衬之下，鲜明地浮现出来的白都，又是多么壮丽得令人销魂啊！……”

国王在幻想中所陶醉，在回顾着身边的参谋武官，就像朗诵诗一样接着说下去，接着又用磋商的口气说：

“假设那个男子看到的不是幻景，那么我们也可以能够用自己的手建造出来。世上竟有着两座如此相同的京城，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啦。到底是众神的萨达斯利昂还是我们的巴勃昆德壮丽？就任凭沙漠中的旅人公平地去评判吧。喏，朕真是想起了个愉快的方案。”

国王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就仿佛大理石市街的建筑一事使他高兴得得意忘形，简直难以自持似的。卡诺斯由于自己的一番话使王宫里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气氛，弄得束手无策，心神不安，然而还是鼓足勇气又开口说：

“陛下！……”

“不必再说啦！”兴奋不已的国王随即制止他道，“我们要当这位神！并且住在大理石的城里。没时间去说废话。骰子已经掷出点儿来啦！尽早通知市民吧。”

三

国王一意孤行，没有人劝阻得了。原来满街都是庆贺战胜的凤尾松叶，在将它们清除掉的同时，负责测量的技师在十字路口竖起三脚架，时而用望远镜窥视，时而拉线，用两脚规丈量起来。阿拉伯人被召唤到宝座跟前，塞给他一大把黄金。他立刻动身到沙漠南方去聚集奴隶三万名。从相距不远的科恩山谷里采伐的白色大理石，日夜由数千头象驮运到巴勃昆德来。城四周的竹林外面，波浪状的帐篷绵亘着，仿佛一片汪洋大海。锤子与凿子的声响引起响亮的回音，传到远处的地平线那儿去。赤褐色的老房子和墙壁早已唏里哗啦地被拆毁，破损了的石板接二连三地揭掉，取而代之镜面般的白石。王宫那宽敞的圆屋顶下面，很多建筑家、学者和技师，除了在计算就是在制图造模型，忙忙碌碌地干着活儿。国王亲自监工，从早到晚，穿梭其间，鼓励他们加劲儿地干。准备像风似的飞速进展着。市民看了，只有恐惧惊愕而已。可是发红的陈旧市街迅速地被绚丽夺目的大理石门和塔所取代，这回他们竟不相信起自己的眼睛来了。并且，新施的是空前的至仁之王政，没过多久，他们就对拥有这位伟大君主感到幸运。当然，至于身为凡人居然建造这么一座都城，还有使用新月旗等事，并不是没有人表示异议。然而，谁能抵得过权势不可一世的王威呢！国王不顾一切展开工作，赢得人心。其实，国王看起来不论做什么本事都超绝。人们早就不再把国王和神两相比较

着来考虑了。大家甚至觉得，只要跟随这位拥有超凡的能力和奇妙的才干的国王一天，关于星星的种种担忧就都是多余的了。国王的无神论没多长时间就感化了全体市民。取而代之的是如此的看法：国王是神一样的人，进而又以为他与神相等，甚至开始觉得他就是众神中的一尊。期间，空前浩大的工程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前面虽然没有明细表，只仅仅用了三年两个月即告竣工，比预定的期限短得多，连国王本人都出乎意料，大吃一惊。

四

那天，国王攀上离市街不远的沙山，回首去看漂亮的市容时，他双目圆睁，好似是被吸引住了似的。同时，周围的朝臣也个个瞠目注视，闭都闭不上了，的确，红日正当碧空，阳光映照下，纯白色圆锥形和孤形，三棱形、方形、圆柱，在那儿的构成一幅惊人的综合之美，灿烂夺目！特别是突出地耸立在空中的尖塔上端，在热风中飘扬闪烁的新月旗帜！展现的光景竟这般庄严端丽，令人疑惑是否为人间所有。然后，发生了何等的奇迹啊！沙漠里飒飒地掠过一阵罕见的凉风，携带了爽快的骤雨。过了半晌，雨停了，大理石拱顶和尖塔淋湿后，色彩平添一层光泽，变得几乎透明了，上端架起一座颜色艳丽的巨型彩虹桥！这副光景使人觉得那些闻名遐迩、可以体会到神的存在的摩揭巴陀拉的显圣者，听佛法时感到的喜悦心情大约就是这样的。国王和臣下正为这情景所陶醉、纹丝儿不动地凝视着时，据说周围早已被夜幕笼罩了……

工程不久将完成的那一天尚且呈现了这一景象，市民起初对众神所怀有的崇敬畏惧之情，而今自然都倾注到塞姆王一人身上了。新城的街头巷尾，正是为了一睹人人皆被允许参观的萨达斯

利昂的布局，而称赞完成这一伟业的国王，群众由远近沙漠蜂拥而至，挤得水泄不通，简直难动弹，巴勃尼德的城门内外，丝毫不夸张地筑成一道黑压压的人堤。由小山岗和高窗俯瞰，只见红、白、黄、蓝、紫，各式各样的衣服混杂在一起，看上去仿若奇妙的印花布图案。人群在王宫前的广场上前拥后挤，熙熙攘攘，人声嘈杂，仰望那宛若矛尖一般耸立在空中的高塔，以及那极为豪华壮丽、镶嵌着金银的蔓草图案的雕刻，感到仿佛到了天堂，令人流连忘返。

就这样，把昼夜编织进去的时光的风车，继而旋转着。然而王威与京都的隆盛有增无已。完成筑城扫尾工作的同时，好奇的国王又着手开拓起新计划来了。他决定用红夹竹桃花装典全城，以便使之与白色大理石的美相得益彰，其实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差不多这个时期，城里建造了七座大宴会厅，每一座的构造装饰均别具风韵。黄昏神、沉默神、冒烟神、打猫神、哄狗神、烧柴神，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神像，被安置在宫廷过道、阳台、楼梯、大厅、庭园、十字路口、城门两侧，但凡眼睛触及得到的地方，比比皆是。香油从城里那座俏丽的女神像嘴中溢出，报着时辰，只需一按旁边的开关，坐在街角的古怪的三眼神就为娃娃和旅人吐露着香甜的果实。其中一个巨大的还张开双翅，为骆驼和马不断地喷水，灌满水盆。国王效仿贝加纳的盛宴，让城里使唤的逾千名的小奴隶身着绣了金丝银丝的紫袍。这些侍者胸前都用宝石缀出诸神的名字。他们来到国王、大臣和贵宾跟前，倒着琥珀色的哈弗拉酒，又抽时间喂肉给那些趴在宽阔的台阶底下的狮子和豹。还走进庭园，抛撒饵料给为数众多的八哥、鸚鵡、鸽子、斑鸟和孔雀。夜了，所有的大厅和回廊都被灯火照得通亮辉煌，恰似快要燃烧起来了似的。圆柱和墙壁上的金银装饰，两重三重地反射着灯火，让整座王宫看上去好似一片火

海。热热闹闹的笛琴鼓声一直传到街上。也许由于那是从远方接二连三地传来，弥漫到周围的深紫色空气里去，因此蕴含着难以形容的妙趣和魅力；灿烂的星座围绕于奇形怪状的拱顶和尖塔林立的京城上空，使民众在这狂热的巴勃昆德之夜精神振奋，更加轻松愉快起来，并引诱他们向往那愈益强烈、人间罕见的欢乐。

……

五

而今，各国都把艳羨与惊异之情偏偏倾注在巴勃昆德上。一直以能让太阳坠落而闻名的泽利昆国自不用说，甚至连盘踞在北方那陡峭险峻、累累岩石的山中，简直弄不明是鬼还是人的狂暴的基布王麾下之青骑士队，个个眼巴巴伺机等候，以便袭击这座美丽的都城。但是众间谍也无不相传，巴勃昆德王决没日日夜夜沉湎于美色宴乐，他手下时常有数万精锐部队，金色的盾和银色矛头熠熠发光，高贵的辛神之旗在飘扬着，防守甚严。听了这个报告，真是无从动手啊。那么，当他们左思右想：宛若旋风一般平地而起的这个神奇王朝如何会如此繁荣昌盛，在心怀疑窦的同时不禁打了个寒噤。因为任凭凡人的本事，不论尽多大力，即便赋有千载难逢的天才，也难以预料竟能这么万全地持续经营一座大都市。相形之下，哪怕阿门塔普王朝的鼎盛时期都根本不在话下；尽管相传他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伟大帝王。自然，塔普也是遴选集中大自然与人智之所有精华而建成的京城，但是没过多久，不就因起内部矛盾而被推翻了吗？可是巴勃昆德却丝毫没有这样的势头。不用说，国王连沙粒那么小的凡人过错都没犯过，想必他的确具有神的智慧与能力。其余国家的国王们起初觉得奇怪，疑东疑西，但最终跟市民一样深信，巴勃昆德唯恐正像人们

所风传的那样，是一座绝对的神都吧？在这片地上竟有一个这般奇妙的国家，在我们来说无论怎样也是难以想象的。连那个以大胆无敌名闻天下的暴君科洛麦也甘拜巴勃昆德的下风，并以与这高贵卓越的神圣王朝结好为骄傲。除去大量的宝石金锭，还赠送给塞姆王名叫依库塔莉昂、阿萨莉娅、奥克萨拉的三位舞姬，她们娇嫩得象蝴蝶，俊美得象红海之贝。而且陪送了众多奴隶，人们觉得除了巴勃昆德王朝之外，不外乎向任何人进贡。

六

可是此刻一抹不易觉察的恐惧感袭上巴勃昆德市民众的心头。那是永远对并非注定住在完美境地中的普通人所给予的压迫。那是普通人在过分和谐的气氛中所感到的倦怠与不安。这种不易觉察的恐慌感每时每刻都在展开那无形的翅膀，甚至使人产生本城即将厄运临头的预感。所以，原先随着市街竣工而结束了的关于王与神之间的疑惑（依旧保留在极少数人内心深处），又逐渐地像塔拉洞穴中的妖婆之神谕一样，接连不断地袭上人们心头。都城过于壮丽，另外运气越来越好，蒸蒸日上，便惦念将会如何了结，遂使这种莫名的不安越发严重起来。“咱们生活在这么美好的都城里，会不会是违禁之事呢？总感到这么着是不正常的。咱们只能借助星辰，侍奉神明，反而被授与这样的殊荣，不对头吧？”当不安变成这般清楚的认识，撩上市民们心头时，国王心里也浮现出同样的疑惑。

凭借人力，能够把事情做得这样完美吗？过去有过这样的事儿吗？伊萨拉城也是倾刻之间就攻陷的。甚至那高高的城墙，朕的下属也像蜘蛛似的轻而易举地翻过去了。以及……这是一桩我不大乐意回忆的事：当朕还是阿基米尼斯王手下任武官的时候，

一晚朕曾摸黑袭击商队的帐篷，偷过珠宝什么的。那一次朕也信心十足，即便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了，却也大费周折，但把朕难坏了。然而从占领本城以来，所有经过似乎都过于反常。说起来，在巴勃昆德过完七天后，那晚朕与卡诺斯进行了一番关于星辰的问答。朕兴之所极，信口开河，但事实怎样呢？不是完全按照朕所说的推进了吗？就连比朕胡思乱想的还要宏伟壮丽。朕做所有事从来也没这么容易在完成过。哦，莫非是朕交了好运……要么，莫非是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自己不曾感觉到吗？”

国王浮想联翩，一一列举至今自己亲手完成的种种业绩。国王就同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个足智多谋的打仗里手，确实说得上高深莫测。他打过的仗数不胜数，可连一次也没失败过。

“看来朕还是过低估了自己的力量。”

瞬间，国王觉得有点儿得意了。然而细细琢磨，他所引为自豪的只不过是攻陷一座小小的要塞啦，发现伏兵啦，忽然袭击野营的智慧和本领而已。他以为自己做这此作为应当是出类拔萃的，他敢断言，自己在这方面的与生俱来的高超本事是其它人也学不来的。关于有没有能力建设这样一座无比雄伟的大理石都市，并且治理下去，他不意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上还是不大有把握。

“可是，”国王重新考虑了一番。“普通人具有不少连自己都觉察不到的潜在才能。泰普三世也罢，泽利昆王也罢，恐怕最先也并没想把国家建得那么大。”

国王把这事应用到自己当前的情况上来。但是二者却大相径庭。然后又把自己老早就知道的一切那些伟大的国王和英雄所完成的事业——人们赞其为奇迹的种种伟业——拿来与自我的成就相比，可并没有找到一桩像自己的眼下所从事的这么辉煌。